

# 四、紅色與藝術聯想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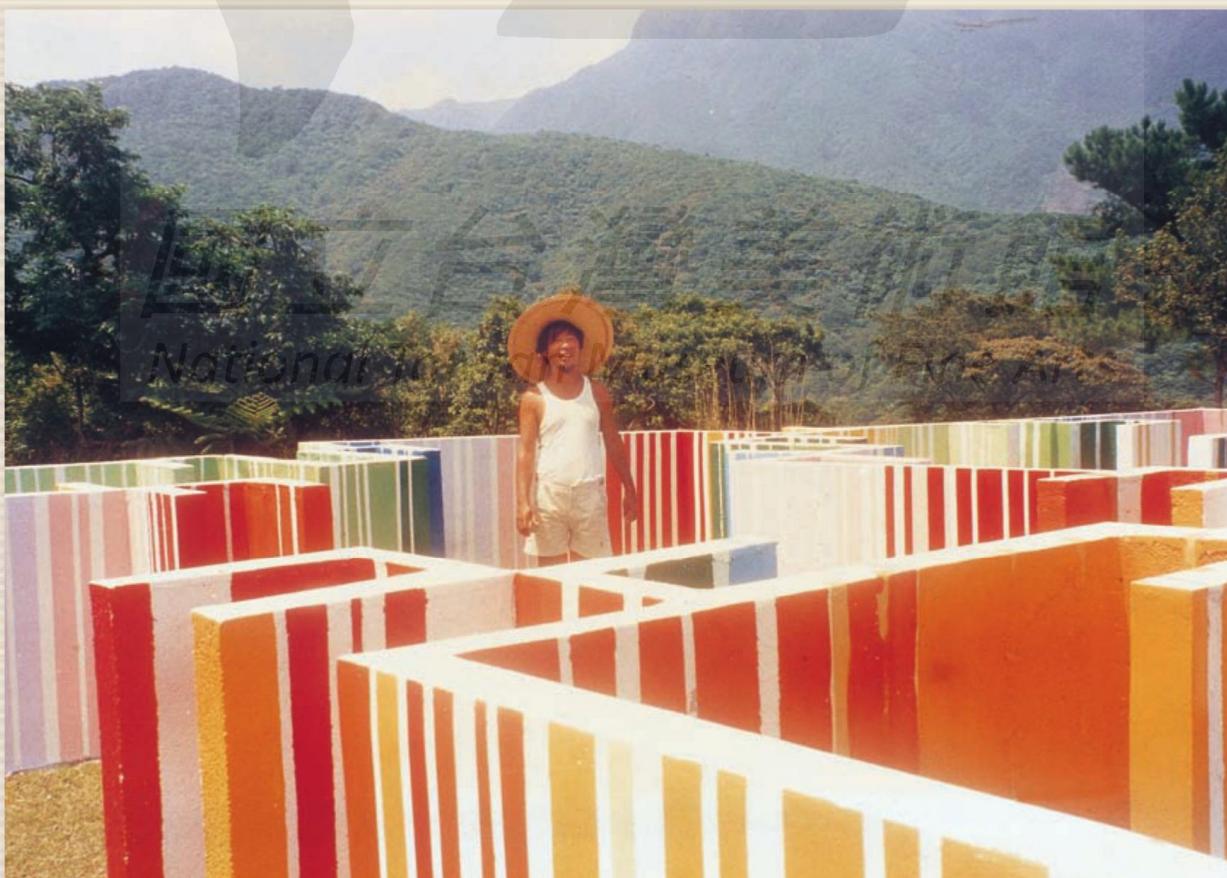
有人問李再鈴：「李老師請問您的作品都是紅色的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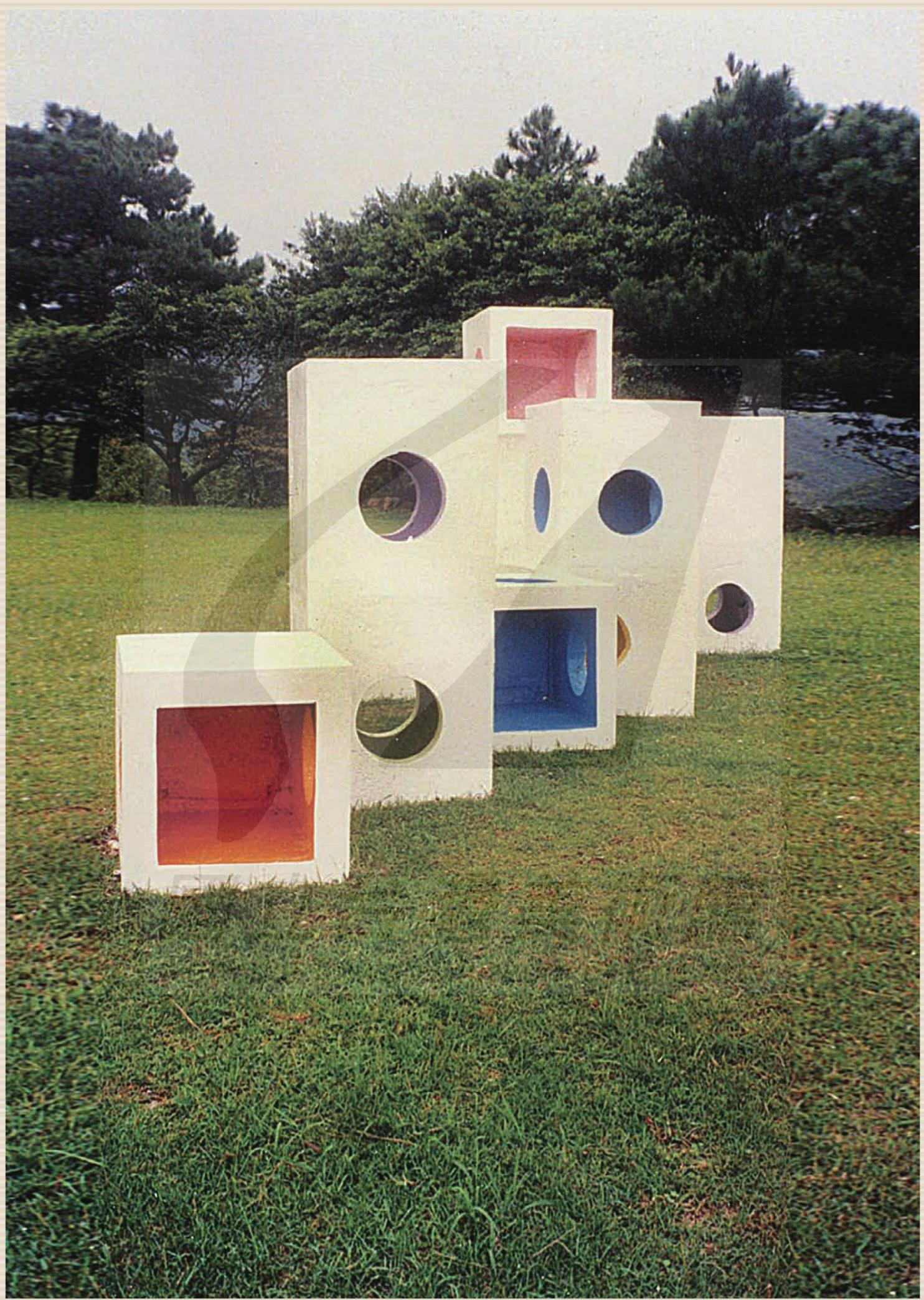
李再鈴回答：「我的作品有記錄的總共約兩百件，只有十件以內是紅色，另外還有藍色、綠色、黃色、橘色等等。」

是的，李再鈴沒有專情於紅色，但是為什麼一般觀眾只記得李再鈴的「紅色」呢？那是因為先入為主的印象太強烈了，也許是刻板印象，但是因為經歷過「紅色事件」的新聞，人們真的無法忘掉。

[右頁圖] 李再鈴 公寓 1994 水泥油漆  $300 \times 800 \times 500\text{cm}$

[下圖] 李再鈴 迷宮 1994 水泥油漆 範圍約 $100\text{cm}^2$





## 〈低限的無限〉改色事件

1983年李再鈴的大件戶外雕塑〈低限的無限〉，在臺北市立美術館的開幕之初，應邀參加「國內藝術家聯展」展出，陳列在美術館西側，面對中山北路，與圓山飯店相輝映，與臺北市立美術館（簡稱北美館）純白建築相襯托，加上藍天綠樹，顯得欣欣向榮。他受邀參展製作之初就考慮到環境協調，與館方多次溝通，館方表示此件作品非常具有現代感，鮮明又有「館幟地標」效果；展覽開幕之後，館方表示想購買當作館藏品且正洽談細節中。

到了1985年，這時忽然有觀眾投書到總統府，認為這件作品從某一個角度看過去，似乎有點像紅色的星星。這封投書交到當時館長蘇瑞屏手中，蘇瑞屏就發公文給李再鈴，她提出三個方式解決。這一封民國74年（1985）7月26日發出的公文內容如下：

再鈴先生崇鑒：

先生雕塑大作〈低限的無限〉，純屬藝術創作，普獲讚賞，不意竟引起市民不同的看法，瑞屏同感痛惜。

可否煩請先生致函總統府第一局，說明該創作動機，作品內涵及如何改進，讓社會階層對先生大作有更深刻的了解，如果可能的話，本館對此作品有三種處理方式：（一）不更動（二）換漆成銀色（三）奉還。

惟本館經慎重考慮，以第二案為宜，請諒察。隨函檢附吳永昌致總統府信函，敬請查收。耑此  
敬頌安康

蘇瑞屏敬上 7月26日

當時李再鈴收到公函後表示不接受第二案，願接受第三方式「奉還」（也就是退展自行取回），李再鈴的想法是尊重民眾意見，展不展沒有關係，作品不能改。李再鈴說他當時即使清楚表達了自己的決定，館方仍決定以第二案處理，李再鈴表示在未充分告知的情況下，館方在1985年8月16

# 致立法院教育委員會陳情 請願書

## 教育委員會諸位委員：

諸位人李再鈴，一個藝術工作者，是目前陳列在台北市立美術館在側，那件幾何造形雕塑的作者——那件雕塑品標題為「低限的無限」，是透過藝術形式，發揮『在苦』真諦，富剛強、發發和展翅的積極性意義，銀紅色。為七十二年底開幕之初，應邀參加「國內藝術家作品聯展」時所提出者，製作過程，所遇周遭，並預裝模型，與館方談判溝通，即陳列於館旁之顯現所在，展覽既竟，館方或有其「搭橋」作用，曾致皮張明聯繫，故陳列時達二年之久。

不關於七十四年八月間，有一市民投書總理該作品有紅色嫌疑，於是館方未徵得作者同意，不顧對一項藝術作品的破壞，就此權改為銀白色，頭尖本來面鏡。請問，以一般投書者所投入者比，以特殊視角與多角度比，以淺薄之見操作者極惡深見比，以「翻版」與整體對比，該館應採何者？因何未能作專業性之慎重考慮，妄作變改？令人不可思議。

作者對作品之橫遭污改，且仍墨露原底，視為蒙冤甚大屈辱。愚弱之餘，亦覺此並非純屬個人事件，可能使大眾誤解為藝術政策，政府形象受損，作者確依循正當途徑向館方抗議之外，始終保持誠實，孰知仍為新聞界報悉，因而引起輿論指摘與議會質詢，但該館全不置理，且市府主管單位於議會答詢時，曾坦承此事處理失當，然迄今已七個月之久，仍未見採取任何補救措施，而作品據白色依舊，是缺乏行政監督？抑是缺乏行政意識？是罔顧民意？抑是漠視輿情？令人不解，令人憤惑！

經再投訴中央文工會，調處無效，再函訴市長、吳局長，迄今亦無確切解決辦法，中間並承趙少康、鄒麗明議員參與調解，赤無若何進展。該館固日無餘子，作者本人則痛心疾首無一日已也，然又為之奈何，是以惟有請願一途，深信未至山窮水盡，斷不放棄小百姓安居而永不得復也。

此一雕塑品毀損事件，顯然已在國內外傳為笑柄，或認贊古至今，創史上前所未有的荒謬事例。這是時代觀念問題，也是一個國家的文化層次問題，蓋創作自由無價，藝術尊嚴無價，世上儘多藝術庸品，而未聞有藝術品，因篡改失真，即是對作品毀壞和殺害。古人且有「止可殺不可辱」之說，何況今日？不信美術館竟昧此不知，尤未見美術館之無畏於貪財，不知所惜而選擇有如此者？

綜合各方評論，此事件已產生諸多不良效果：

- 一、藝術品禁用紅色，令反共大眾自尊心受損。
- 二、行政干預藝術，使政府公權力遭受懷疑。
- 三、藝術尊嚴的斷食，使歷史文化空乏。

四、藝術創作自由權利被剝奪，人性尊嚴被毀。

為使廓清上述謬誤，為使頌揚藝術尊嚴之難護，為使揭露法治社會民主自由之基本觀念，作者只有廣為請願，只有等到作品獲得恢復原狀（銀紅色），並繼續陳列若干時日，讓民眾合於往日印象，證明作品正確無誤，恢復對藝術的信心。除此別無他求，深信您（們）一定願意伸出援手，共同為千秋萬世的民族文化尊榮，和輝煌燭爛的中華歷史光輝，共盡誠心，參把這一不幸事件，作合理解決。謝謝！

李再鈴  
謹上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三月十五日

1986年3月，李再鈴致立法院教育委員會的陳情請願書。

日，以噴漆方式將紅色的〈低限的無限〉雕刻換漆成銀色。

李再鈴表示當時完全不知道被改色了，李再鈴回憶說：「有一位藝術家張建富打電話給我，說你的作品被改成銀色了。我馬上打電話去問代館長。當時由一位王祕書出面，我請王祕書轉告代館長，要求三天之內漆回原色並道歉。但館方未立即處理。」

至此李再鈴說他感到必須求諸公評，他只好發布新聞，經《聯合報》文化版首先刊出報導，輿論譁然。嗣後又投訴藝術界、文化界、新聞界、議員、市長……求援，當時有人替他伸冤，也有人怕得罪官方而冷漠視之。

漸漸地這件新聞引起了社會注意，但是館方不為所動。直到李再鈴向臺北市政府、立法院及監察院提出陳情，當時協助此事件的有王秀雄、何明績、王建柱、郭少宗、李文漢，以及市議員趙少康、林正杰、立法委員賴晚鐘等許多人，此時雪球愈滾愈大，監察委員正式提出調查，結果，於1986年4月，臺北市政府同意恢復原貌。

最後，臺北市立美術館趕在新舊館長交接前夕，於1986年9月4日上午，在美術館雕塑中庭上，把李再鈴的抽象雕刻〈低限的無限〉漆回原來的紅色。

此一事件發生後，藝術文化界譁然，報紙雜誌、電視臺對此事件大幅報導和評論。《雄獅美術》在〈1985年美術總評〉一文中指出：「1985年度，藝術行政單位主管出現在新聞媒體最頻繁的，應是市立美術館代館長蘇瑞屏了。……而其本人在『前衛·裝置·空間展』的布置時，對張建富作品的處置手法；和改動李再鈴雕塑作品顏色的決定，也顯示了藝術行政單位主管在行使公權力時，對己身權限的認知是否明確的問題。」

雕刻家郭少宗（即郭沖石）撰寫的〈雕塑改色事件的省思〉一文（發表於1986年10月號《藝術家》雜誌）指出：「這是國內近年來藝術的創作尊嚴與自由事件的最後一場戲，引起各界的矚目。……美術館對外界的公開聲明是：由於溝通不足產生誤會，致使發生不幸之改色事件。究竟係如何的誤會呢？前代館長蘇瑞屏表示：去年7月26日李再鈴曾與美術館的三位組長在館內辦公室協商因應方法，當場協議改為銀白色最妥當，但是其記錄未請李再鈴簽名。……而李再鈴本人表示：確有討論改成銀白影印的檢舉函。

### 總統府辦公室鉤鑒：

民去年(73)七八月間偶然機會到台北市圓山美術館走走，在進美術館大門右側赫然發現一個巨大的紅色五角星令人怵目驚心，經仔細觀察原來是一個鐵架子的巧妙組合從別的角度看看不出有什麼意義但從正面看卻是一個紅色五角星。

大家都知道紅色五角星代表什麼我不相信原計人連這一點常識都沒有這是有意的安排還是無心的巧合令人費解。當前共匪對抗統戰陰謀無孔不入在國際上很多場合處處標萬我代表正義民主自由十億同胞希望所寄的青天白日在我中華民國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司令台中央政府所在地的台北市

却有人公然巧妙地陳列一個共匪的標幟當美術品是可忍孰不可忍！民自發現後即向有關機關報告但並未得到重視一年來每思及此都會寝食難安在投訴無門的情況下祇得冒昧上書鉤鑑室謹請鉤鑒室查明事實真相作一適當處置別讓共匪奸計得逞即拆除此一沾滿同胞鮮血危害國家民族的醜陋紅色五角星並另設計建造一座光輝寰宇的青天白日。此為該黨愚人所永久瞻仰這才是真正的美術品也是全中國人所願望。謹此敬祝

钧安

民吳永昌 敬書  
年民國七  
月四日

1984.7.4  
1984.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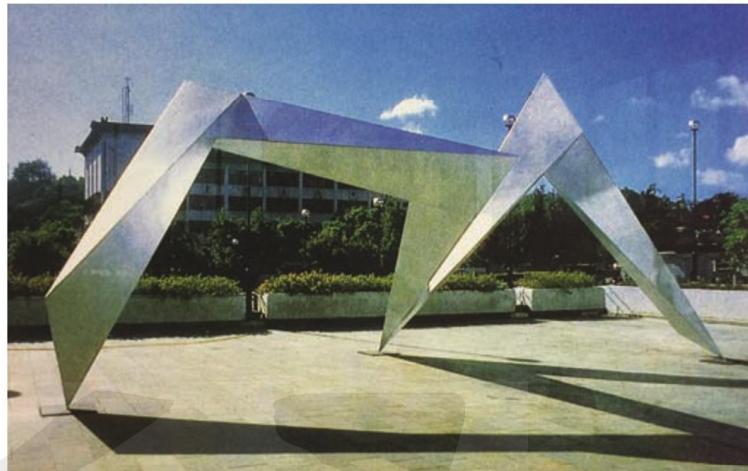
色之事，但他一再強調除非看到最高單位的命令公文，否則不算數，協議後美術館寄給他的只是影印的檢舉信，他當然不服，所以美術館終未經由他的同意即是擅改。」

接著該文又指出：「一件純粹的藝術品，會產生這麼偏差的聯想，就是一件荒謬而不可思議的錯誤，何況是一位尋常的市民，不是眾多人的同感或者專家的意見，更何況該〈低限的無限〉是『最低限藝術』的典型雕刻，已經將主題、感性屏除於知性的秩序之外，何來的這麼敏感的『恐懼意識』呢？」

所以，當美術館一接獲此函，就要站在維護藝術創作，堅守藝術家的立場，當機立斷地與檢舉人和行政單位展開溝通，強調現代藝術中的原創精神和不容歪曲的道理。結果美術館捨此正道，以盆栽遮掩的手法瞞過第一關，再以掩耳盜鈴的方法改成銀白色，其最大癥結——膨脹行政權限，不辨藝術真諦。」

當時作家龍應臺也發表了〈啊！紅色〉的一篇文章，她認為此事件暴露了文明社會中兩個不能容許的心態：「第一，對藝術的極端蔑視。第二，是如同極權社會中才有的政治掛帥。」

政府在圓山興建了這座美術館，是為了讓現代美術在臺北，甚至在臺灣有開花結果的場地，讓臺灣與世界其他文化藝術先進的國家並駕齊驅，北美館卻在開幕展覽期間就發生這樣的遺憾事件，顯示出館方缺乏專業，也缺乏對藝術家和藝術創作的尊重。



被改漆成銀白色的〈低限的無限〉作品（郭少宗攝，藝術家出版社提供）。

## ■ 喚起藝術創作獨立探討

其實從觀眾角度看去，〈低限的無限〉曲折橫長的外形，沒有真正主張的視覺中心點，而是由一個單元銜接一個單元顯示出次序感，整件

【李再鈴的雕塑作品〈低限的無限〉事件】



李再鈴的雕塑作品〈低限的無限〉，1983年底參加臺北市立美術館開館展，安置在館側廣場。1985年因遭人檢舉「作品從某一個角度看，很像一紅星」後，館方擅自將〈低限的無限〉漆成銀白色，引起美術界議論撻伐；李再鈴也以侵犯創作自由多次抗議，終於獲得平反，〈低限的無限〉也再度改回紅色。



1 2  
3 4 5  
6

- ① 李再鈴的雕塑作品〈低限的無限〉，由銀白色重新漆回紅色的情形。
- ② 李再鈴的雕塑作品〈低限的無限〉，準備拆卸後搬離臺北市立美術館的情形。
- ③ 李再鈴的雕塑作品〈低限的無限〉，安置臺北市立美術館館側廣場時的一景。
- ④ ⑤ ⑥ 李再鈴的雕塑作品〈低限的無限〉，於臺北市民生東路環宇大樓前重新裝組的情形。

作品不主張正面感，也沒有舞臺感；綜合這些素質，使觀看者必須一直移動腳步，尋找視覺訴求最強烈的角度，但是會發現每一個角度都有風景，意味著在行進走動間觀賞的適合性。這種種特質對於觀眾來說是新奇的、是陌生的，觀眾只能套用自己固定而僵化的經驗去想像，缺乏觀看作品的導引教育。以一個美術館的立場，導覽與教育推廣是責無旁貸的，所以在觀看者缺乏先備知識的情況下，李再鈴很體諒民眾的投書，只是代館長的處置是不可思議的偏差。

這件塗漆事件經過一年多延燒及輿論支持，〈低限的無限〉終於被再度漆回成紅色。李再鈴對紅色的認知其實是單純的，是生命、熱情、積極、正義的想像，但被扭曲解讀，更被莫須有的指控、強制改色，何其無辜。

藝術家們哀悼的是作品的生命被殘害，社會人士震驚的是臺灣思想的扭曲，當時輿論紛紛，而能因一個事件使人們開始討論、爭議、表

[左、右頁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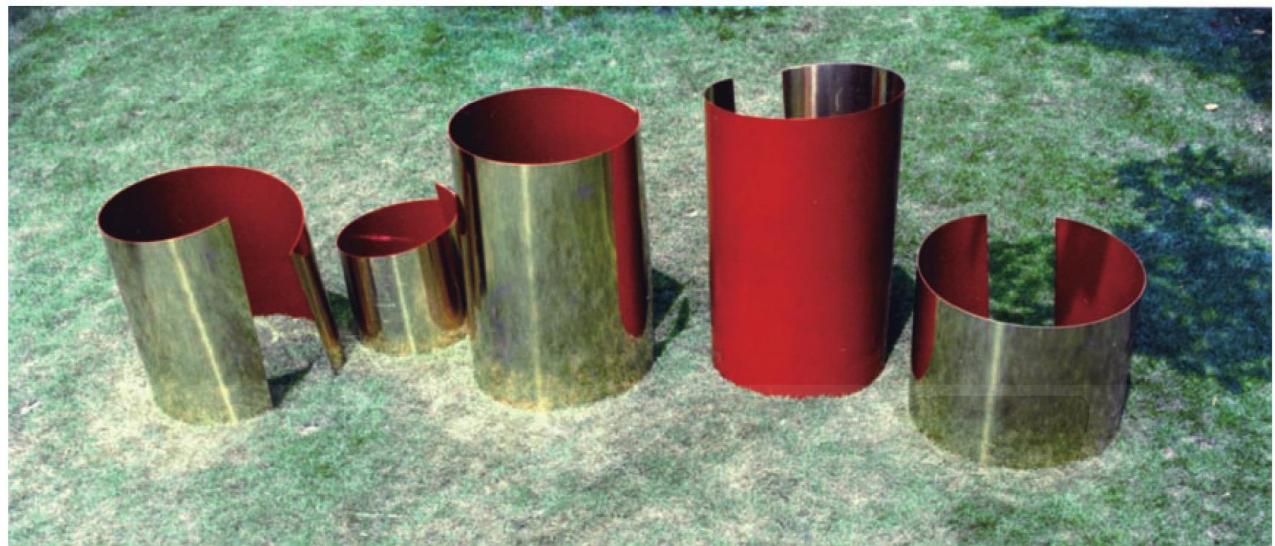
李再鈴 低限的無限  
2006 不鏽鋼烤漆  
500×500×1000cm  
私人收藏





達、批判……，從另一個角度而言，也未嘗不是社會成長的契機。沒有經過事件的強烈衝擊，不會產生反省力，只有在不斷修正之後，民主社會才會漸漸趨向成熟和寬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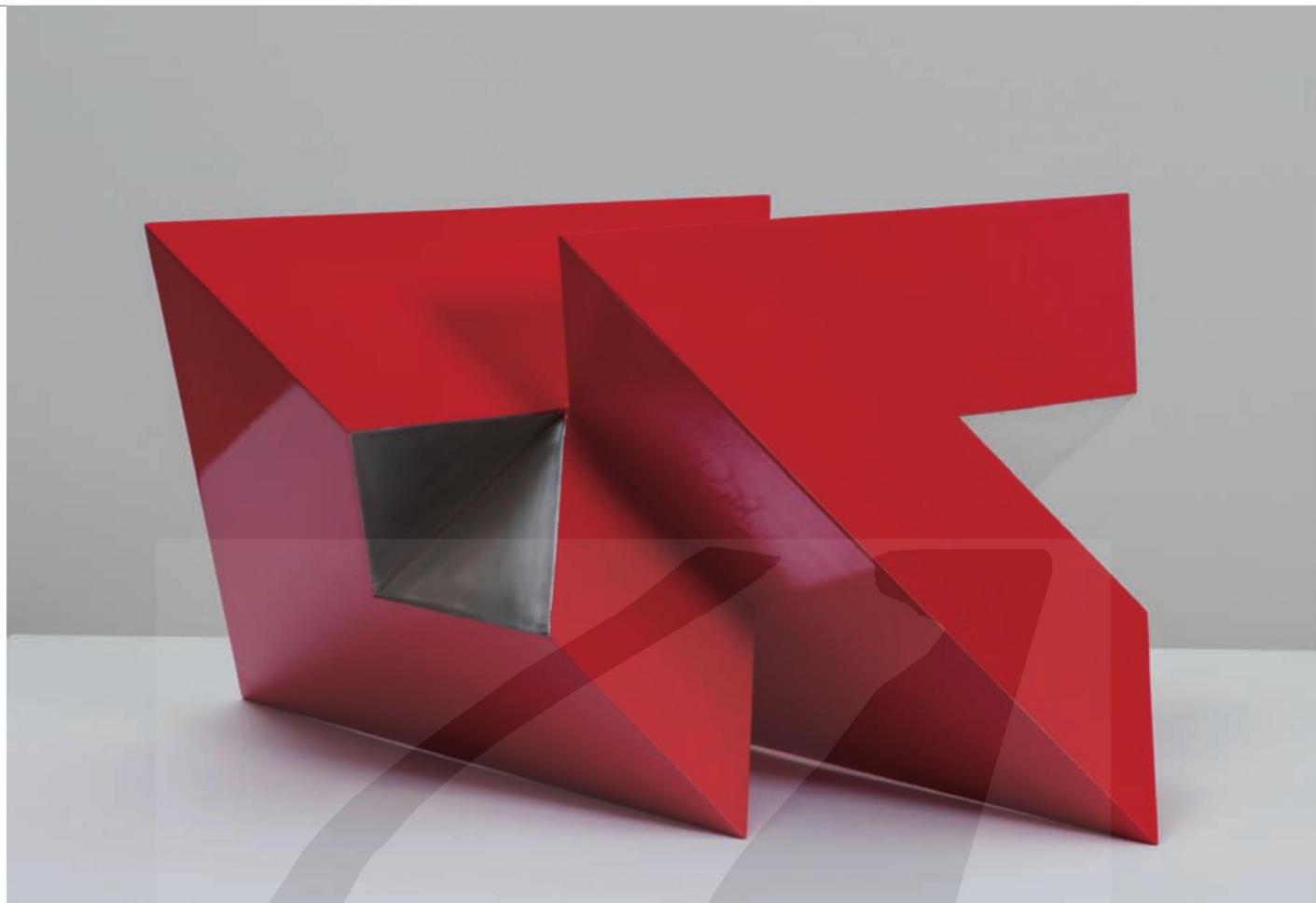
〈低限的無限〉的確與民眾熟悉的立體雕塑形式很不一樣，其材質和造形的精準、正確、秩序、理性，與一般作品的敍事性和裝飾性很不相同。觀察李再鈴從手工藝到設計再至雕塑的語彙，是一貫性、有脈絡可循的，藝術家本人很認真的提升作品內涵，並以自身力量為文推廣美術史、美術資訊、國際視野的欣賞層次，希望觀眾能趕快成長到能夠理解他作品的層次，能夠與藝術家一起分享他心血的結晶。藝術家一片赤誠，與近年來藝術潮流中，挑戰體制、挑戰禁忌的心態是完全不同的。



李再鈴 紅色的曲解 1985 銅板烤漆 單筒直徑約60cm，高度40-90cm，自由排列組合



1987年，李再鈴參加於臺北市南海路歷史博物館舉行的第二次「國際造形藝術家協會」聯展，展出作品〈紅色的曲解〉(部分)。



李再鈴 間 1986  
不鏽鋼、局部噴漆  
45×32×61cm

## 創傷彌補與再出發

李再鈴為「紅色事件」曾在談「紅」色變的文章中，表達沉痛的内心感受：

我的雕塑作品〈低限的無限〉變色了，大紅變成銀白。許多朋友劈頭第一句問的都是：你有什麼感想？我回答說：像是背後被人砍了一刀。

我忍痛，也忍著眼淚，不像一位曾經參與工作的老友那樣愁苦地說：我駕車經過圓山，看到那銀白色的東西，不禁掉下眼淚。不過我自己真的是不敢白天路過圓山，變色後第一次去看它，是同內子在夜深人靜時，月色朦朧，空氣中飄散著些許陰濕的霧氣，我彷彿看到一位親人靜靜地躺在殯儀館的停屍間裡，灰白、冰冷、僵硬，和一股防腐劑的氣味。

其實，她很幸運的豎立在那裡將近兩

極富現代美感的關渡大橋，如是青山綠水間的一道紅色的虹，明亮而鮮麗。（王庭玖攝）



年了。事情的發生在於這件幾何結構體的雕塑是紅色的，我的作品整體使用紅色的這是頭一遭，主要的用意是使環境「增色」，雕塑與建築彼此襯托，相互輝映，以收視覺的最佳效果。像關渡大橋，在青山綠水間，建一道像紅色的虹，十分明亮而鮮麗，極富現代美的感覺，令人興奮。（P.95下圖）

我的目的也是要使美術館更輝煌壯麗，更活潑生動，一個很單純的意念，不料卻引起許多困擾……

安息吧！〈低限的無限〉！

不！她就要轉回紅色，她要復活了！

不！她不是耶穌基督，但她可能復活！

是的，復活的只是藝術的尊嚴，創作的自由，和人格的莊重。

2008年，李再鈴（左前）於關渡美術館舉辦戶外雕塑個展「哲理與詩情」時，與導覽義工們講解〈生日快樂〉創作理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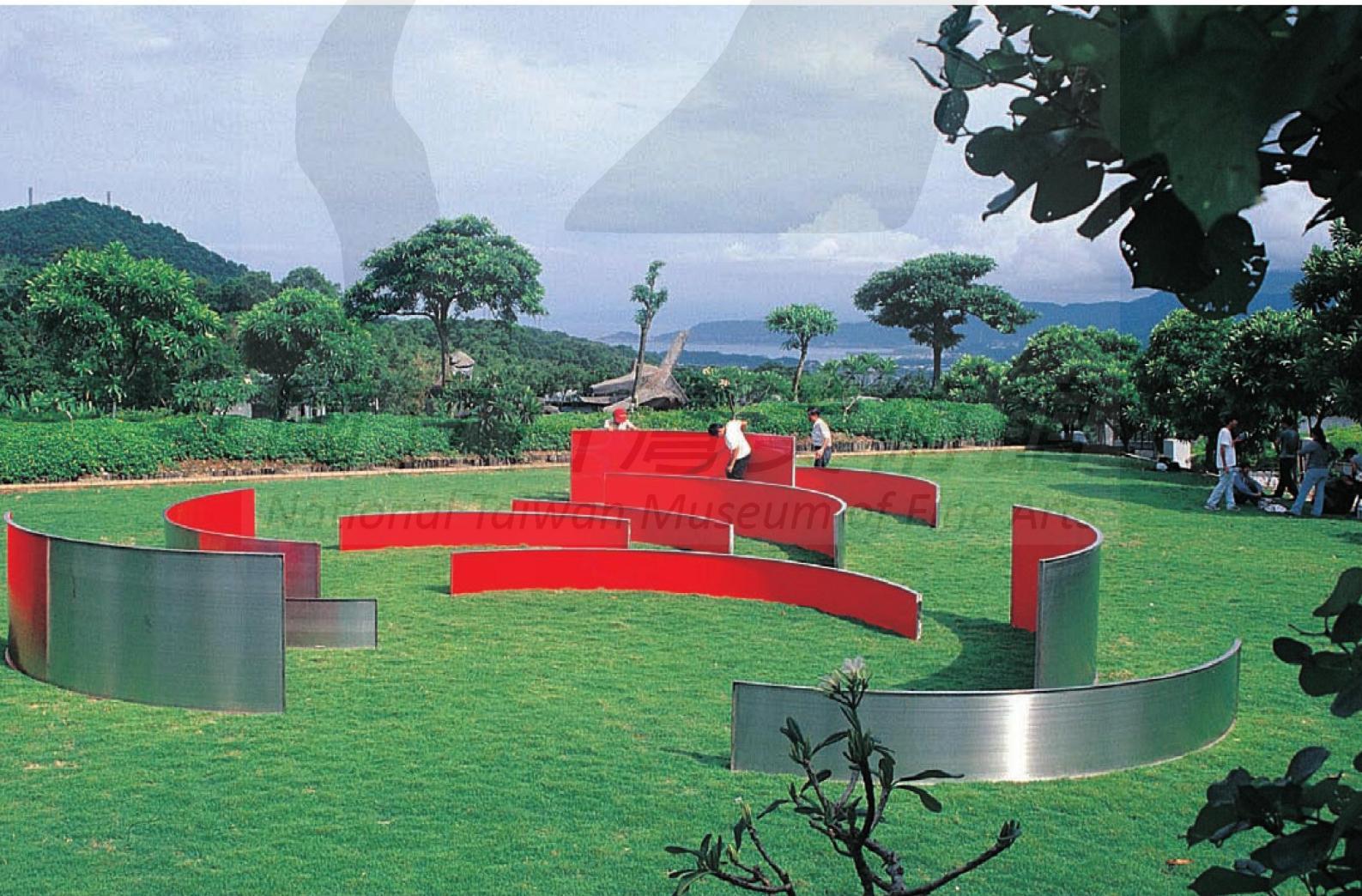


這番談話深深動人，引起人們思考和認同。透過這件事啟發了社會開始反省，原先缺乏的尊重價值和觀念逐漸覺醒，尊重著作權的意識，也在新一代的教育中被彰顯強調。

除此之外，我們不應該把〈低限的無限〉當作是藝術家對抗體制的例子，也要體諒背後社會環境與相關藝術脈絡的發展，李再鈴之所以走上與巨大體制的抗爭，是處於不得已的高處不勝寒以致被誤解的窘境。事過境遷後我們可以說，〈低限的無限〉的積極使命，或許是在於作品本身如何藉由開放性的詮釋，拋開創作者發言掌控，而在社會中正、反方自行碰撞闖蕩，形塑出自身的時代意義與脈絡。

而臺灣人民思考和討論的能力，或多或少也由這件事件得到了一些長進，於是，期許創傷能彌補與再出發。

李再鈴 生日快樂 1999  
不鏽鋼烤漆 同心圓方式任意排列，尺寸不固定



[右頁上圖]

李再鈞 功在工力 2017  
鐵 257×308×238cm  
(2017年東和鋼鐵駐場作品)

[右頁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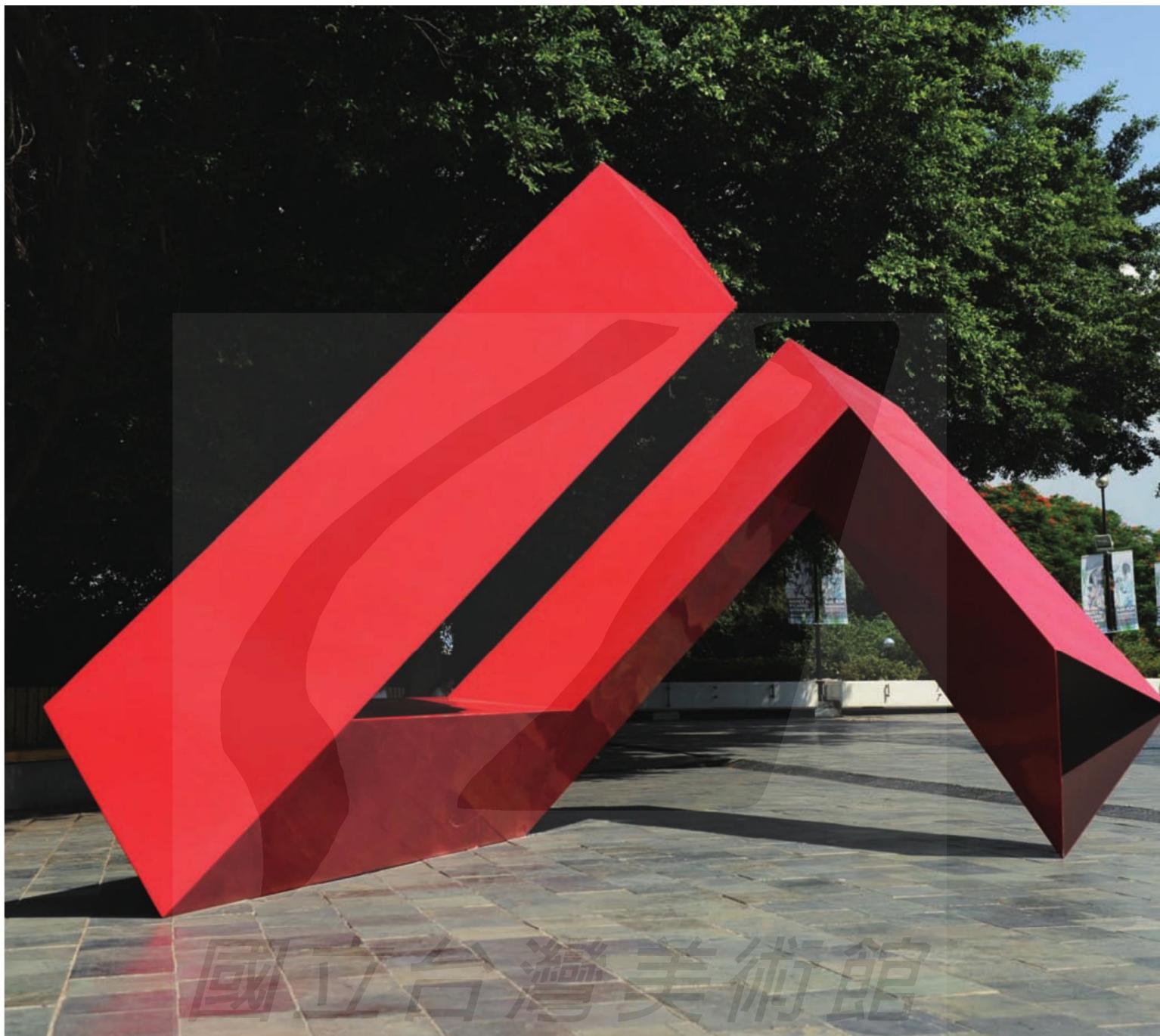
李再鈞 相依相扶 2017  
鐵 141×420×100cm  
(三件一組，2017年東和鋼  
鐵駐場作品)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李再鈞 彩藕 2011  
彩繪現成物  
202×12×24cm





李再鈴 紅不讓  
2003 不鏽鋼烤漆  
229×620×440cm  
臺北市立美術館典藏

李再鈴的「紅色事件」，雖然經過波折，卻並未更改他對紅色的最初感覺，他仍然繼續使用紅色（當然還有其他色彩）。2003年，北美館再度在原廣場展出他的另一件新作品〈紅不讓〉，仍然是欣欣向榮的紅色，這件作品的名稱有兩層含意：

一、再度表明原先堅持顏色的立場，沒有錯不必相讓。

二、以「Home Run」的棒球術語，隱喻雕塑作品的回歸。而1985年



2003年，李再鈴（右）為臺北市立美術館製作大型雕塑〈紅不讓〉，於苗栗鐵工場與技術人員溝通討論施工方式，時任館長黃才郎（中）亦赴廠探視。



正在確認〈紅不讓〉模型細節的李再鈴，「紅色事件」並未影響他的藝術意志與思維。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那件〈低限的無限〉作品在回歸紅色之後，目前陳列安置在臺北市的民生東路環宇大廈廣場前，仍然以昂然挺立、簡潔低限的銳角三角形延續造形，充滿蓬勃生機活力伸展，迎向無限開闊的藍天。李再鈴雖娓娓道來當年往事，但他心中實在不願再提及，直到現在，他還是希望人們只注意作品本身，不要被負面事件影響，新聞事件是一時的，認識作品的生命和作者原創的力量，才是藝術永恆的價值。